

《我预先支付》的剧本故事

[俄]娜杰日达·普图什金娜 著
王丽丹 译

这些杂记——已经是第五个剧本创作故事了。五个剧本——五个故事。如果某个中国戏剧爱好者读过前四个剧本故事，他可以坚信，他所获悉的有关我创作的幕后故事要好于我的同胞。俄罗斯只发表过我关于剧本《羔羊》的一个题外说明。

除了关于剧本的补充信息外，这些杂记中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作者个人的生活故事及情节。每一个故事都关联着一个特别的情节。有侦探情节，有冒险情节，也有滑稽可笑的故事。

如今我担心让我的读者失望了（当然，如果在中国有这样的读者的话）。剧本《我预先支付》并非因什么具体故事而起。该剧本的主人公没有原型。剧本也并非根据谁的定制而写。在我的生活经验里从未发生过此类事情。没有发生过，不过还是……

如果不是我1997年去了基辅，并在那里的莱斯雅·乌克兰英卡俄罗斯话剧院度过两周的话，就永远不可能有该剧本的诞生。晚上我在观众厅里度过。白天在巨大而舒适的后台闲逛。坐着看排练，和文学部负责人鲍里斯·库里岑闲聊，与剧院的艺术总监米哈伊尔·列兹尼克维奇谈及各种剧院及非剧院的，关于演员的各种杂七杂八的事。而周六、周日和周一没有排练时，我则漫步于基辅街头。就是那个鲍里斯·库里岑经常陪伴着我。

这些漫步我想特别描写一下。漫步常始于剧院安排我住的政府机关的宾馆。

这家宾馆有着数不尽的优点，而无任何缺点。首先，它位于基辅市中心，在著名的赫雷夏蒂克街与博赫丹·赫梅尔尼茨基街道的拐角处。出了宾馆，向左走10米左右——瞧，这就是剧院入口！如果出宾馆大门，向右走10步左右，你就会遇到一个外卖窗口，有芳香的热咖啡和最世界上最美味的面裹小香肠。这是我

在基辅向来不变的早餐。在接下来的几次来访中，我从未背叛过这个窗口。

如果你既不向右走，也不向左走，而是直接穿过马路，你便会置身于基辅最好的一家商场，货品齐全，价格适中。旁边还依次有特别好的书店，乌克兰国家歌剧院，内、外部均酷似画廊的著名的比萨拉比亚食品市场。市场前面是同样著名的很小的比萨拉比亚广场。歌剧院前面——是同样很小的剧院广场。沿着赫雷夏蒂克街步行几分钟——就是椭圆形的独立广场，乌克兰语叫——迈丹独立广场，乌克兰最近几十年的主要革命事件就是在这里展开。（2004年秋天的“橙色革命”正是始于该广场的群众集会，2013年这里开始反对时任政府、意在使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行动。后来这些事件被统称为“尊严革命”。即，“政治运动剧院”这一固定说法与独立广场有着最直接的关系。）当剧本《我预先支付》中的女演员波琳娜激情澎湃地说出“我们将在广场上穿着破衣烂衫演出”时，我想到的正是被我踏遍的这些基辅广场中的一座。

我们还是回到宾馆。三楼的套房是由宽敞的卧室和客厅组成，还有小型的、温馨的、设备齐全的厨房。仿古的笨重家具，适合于休息的扶手椅和沙发，铸铁的小凉台。摆设中没有任何形式上的成分。在这样的宾馆里你有一种受欢迎和你是要人的感觉。

一天夜里，我坐在这一贵宾扶手椅中，开始写一部关于剧院的剧本。因此，我可以肯定地说，剧本《我预先支付》产生于美好的剧院及剧院宾馆的氛围中。当然，也源自于对基辅的印象，因为我已深深地爱上了它。

这里需要澄清一下。1997年是我第二次来基辅。我第一次参观这座史册上具有“俄罗斯众城之母”地位的古老城市，还是在1969年。

当时是7月。我刚通过全苏国立电影学院的一年级考试，心情特别好，年轻，像小鸟一样自由。这时我的好朋友玛丽亚娜·库什涅罗娃建议我去旅游：先去基辅，从基辅再去摩尔多瓦的首都基什尼奥夫。苏联时期的火车票很便宜。住宾馆也不成问题。在基什尼奥夫住着我的好朋友和电影学院的同班同学安娜·普拉玛吉亚拉，她请我们住在她家。而在基辅玛丽亚娜有熟人或是亲戚（或是玛丽亚娜亲戚的朋友？），她也邀请我们去做客。还需要什么呢？想了5分钟，我便答应了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这是我青年时代最好的一次旅行！甚至它的开端都独一无二。先说几句关于我的同伴玛丽亚娜·库什涅罗娃。玛丽亚娜是一位绝色美女。可以大胆地把她与贝娅塔·蒂希基维茨、奥黛丽·赫本、格蕾丝·凯利、朱丽娅·罗伯茨相提并论……谁若怀疑，在看过谢·索洛维约夫根据普希金同名小说拍摄的影片《驿站长》之后，就会深信不疑。唉，玛丽亚娜的电影事业却很难称作成功。出色地扮演了几个主角之后，就没了下文。她并非演员专业出身，不过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此。玛丽亚娜没有意识到，她是美女。她对自己的外貌不满意。要想劝服她根本不可能。尽管大街上她的回头率很高。走进房间的男人，意外地

看到玛丽亚娜，便会呆若木鸡。他们不知道如何站立，如何表现。简直无语了！

然而，玛丽亚娜对这些关注毫不在意。她过分地谦虚。同时聪明而友善。她有一个特殊的天赋——只看见周围人身上好的一面。我不记得她谴责过谁，没见过她气恼或愤怒过。她性情随和，容易相处。很有修养：礼貌客气，待人和蔼。行为得体，热爱生活，不嫉恨他人。不过却很腼腆，因此她的天性之美没有立刻，也没有在所有人面前呈现出来。

就这样，我和玛丽亚娜坐在我们的卧铺车厢里。火车已经鸣笛与莫斯科告别。送站的人走出车厢，在月台上闲逛。而火车却原地不动。谁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就这样过了几分钟。那个时候火车是很准时的。突然车厢里跑进来某位铁路主任并大喊：“这里有玛丽亚娜·库什涅罗娃吗？”玛丽亚娜吓得跳起来。主任拉起她的手，把她带出车厢，接着简直是拖着她走在月台上，边走边给她解释发生了什么事。

我还没来得及惊慌失措，玛丽亚娜就已经被送回到座位上，火车随即出发了。

这是发生了什么呢？原来，不是“什么”，而是“谁”。我们学院的毕业大学生前一天对玛丽亚娜一见钟情，得知她今天要走，跑到了车站。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在乘客中找到她。于是他站在火车头前面，挡住火车不让走，直到把玛丽亚娜给他领来并答应嫁给他才可以。

那玛丽亚娜呢？玛丽亚娜答应了，尽管此前她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个小伙子。了解了她的性格，不难猜到，她根本不好意思耽误这么多人。她没有食言！旅行回来后她马上嫁给了这个大胆的人。不过，有着如此浪漫开端的这场婚姻却很不成功，似乎只维持了不到一年。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。我提及它只是想告诉大家，我们是以何种激动的心情驶向基辅的。

我们在日落时分坐上列车，而在黎明时分火车驶进了基辅。我们几乎一夜未眠，因为玛丽亚娜成了车厢的女主角，还不仅是我们的车厢。她是如此可爱，所有的人都想在她身旁待一会儿。而我则对她的受欢迎坐享其成。

我们已经步行在晨曦中的城市。因为没有行李的困扰，我们从车站悠闲漫步到赫雷夏蒂克街只用了半个小时。

7月初的基辅是多么的清新、翠绿、漂亮！“在四处蔓延的第聂伯河的上空，整个城市笼罩在太阳黑子之中。”米·布尔加科夫如此描写自己的故乡之城。他还从城市的喧嚣声中感觉到“生机勃勃”，尽管这在我们到来之前早已发生，但我和玛丽亚娜仍试图捕捉到些许的震荡。

不到清晨6点，我们已经来到玛丽亚娜熟人的家。我们担心会吵醒她，便决定在走廊里，在比房门低半层楼高的宽大的窗台上稍坐一会儿。窗户朝东。我们晒着太阳昏昏欲睡。

一阵靴子踏地的脚步声惊醒了我们。从我们身边快速跑过一个身着军服的年轻人，他用尽全力按着那个我们没敢按的住宅的门铃。门瞬间打开了！门口

站着一位姑娘，她仿佛正在等着门铃声。

年轻人冲上去和姑娘紧紧拥抱在一起，有一分钟完全静止不动。后来士兵还是那样急速地跑去，消失不见了。姑娘则俯身楼梯口，向他跑去的方向说着什么。

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基辅之旅。漂亮的，洒满了第一缕阳光的楼梯口。年轻的恋人。后来搞明白了，开拔的军人正好经过这所房子。指挥官答应给年轻人停下一分钟，让他有机会与爱人见上一面。他履行了一个军官的诺言！

……后来在好客的女主人的建议下，我们登上阁楼欣赏整个基辅的美景。

站在窗口，我们简直窒息了！只有在这里，当我从阁楼的窗口俯视城市的轮廓时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学校历史课本上众所周知的事实背后隐藏了什么。是的，基辅确实是一座欧洲城市。一个建在几座独立的高山上的古城（其中一座叫荒山，记得基辅人布尔加科夫的《大师与玛格丽特》中的荒山吗？）。流经基辅城的第聂伯河确实是一条宏伟壮观的大河。

突然仿佛有几只小手抓住了我的头发！

我以前从未见过蝙蝠。而如今这些看不清东西、感人而无助的它们不知为什么纠缠在我的头发里。为什么在我的头发里？还能在谁的头发里呢？！玛丽亚娜和她的熟人都扎着紧紧的长发。自由地散开的那种长发当时还不流行。我的发型很短。我的头发还有一个特点让我很伤心。发丝很细，头发却很厚，而且总是竖立着。我的脸总是被遮挡在直竖着的头发的光晕下。我斗争过。从早晨开始就把头发浸湿。包着湿头巾睡觉，想把头发压住。不过胜利总是属于头发。这给我50岁之前带来多少伤心！而现在我哪怕献出一切，也不惜让我的头发这样有趣地竖着。

开始忙着营救。小心地把脆弱的蝙蝠爪子从我的头发上解下来。动用了修理指甲的剪刀。我担心伤着我头发的受害者。但是一切都应付过去了。一只蝙蝠也没有受到伤害！不过却不得不从我的“发型”或这里或那里很明显地剪掉一撮撮的头发。我不很在意这个。会长出来的！当然，长出来了。

我当时19岁。容易相信别人，性格开朗，对哪怕仅有些许理由的一切都充满了喜悦。我准备爱上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，我感到幸福的是，正是基辅成了我的初恋。

后来生活使然，我28年没有来过基辅。

不过有一次，1997年秋，我的电话响了。一个令人愉快的女声：“是剧作家娜杰日达·普图什金娜吗？基辅莱斯雅·乌克兰英卡剧院的艺术总监米哈伊尔·尤里耶维奇·列兹尼克维奇想和您谈一谈。”

我突然无比激动起来。我的剧本从1994年起开始在剧院里上演。在1997年之前全国已经有很多次的首演。但我还一次也没有，哪怕是心理上也没想过自己是剧作家。有一次有人问我的女儿克谢尼娅：“你妈妈是剧作家吗？”“不是，”女儿回答说，“剧作家是契诃夫、奥斯特罗夫斯基、萧伯纳、莎士比亚，而我

妈妈只是写剧本的。”这一严格的判决在我们家还保留了很长时间。而现在列兹尼克维奇先生称我为剧作家，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很高却并非当之无愧的荣誉。

接下来米哈伊尔·尤里耶维奇告诉我说，我的剧本他很喜欢，他作为导演很看好它们。而暂时呢，他想请我去基辅做客。看一看话剧，认识一下剧院。我没有摆架子，也没有假装说，我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，我马上心怀感激地接受了邀请。就是说，做决定只花了我5分钟的时间，就像我的第一次基辅之行时那样。

就这样我重又来到基辅。我乘坐的依然是那列年轻时坐过的火车，但是这一次抵达的时间要晚两个小时，因为在此期间乌克兰已经退出俄罗斯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。海关检查得相当严格。不过当时进乌克兰并没有要求俄罗斯出境护照。我去那里用的是俄罗斯国内护照。

1997年10月的基辅妙不可言。温暖，无雨，湛蓝的天空，宛如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的油画。有时我一人漫步于基辅街头，有时与剧院里的人，常与鲍里斯·库里岑一起散步。

但是，离开莱斯雅·乌克兰英卡剧院，我没有停止对它的思考。当时我已经有与剧院亲密接触的经验。在莫斯科艺术模范剧院的艺术学校导演系毕业后，我在新莫斯科斯克剧院做过几年导演（新莫斯科斯克——主要发展化工的小城，离莫斯科220公里）。但是后来，在我离开新莫斯科斯克之后，我有20年时间没在剧院团体内工作。

新莫斯科斯克剧院当时很好。有才华横溢的专业剧团，有实力的总导演沃尔克莫罗夫。但它毕竟是省城剧院。剧团缺乏魄力、独立性、探索精神和名声。而在基辅我来到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欧洲剧院！辉煌的剧团。而且什么样有个性的人没有啊，无论是人民演员中，还是青年演员中！有多少漂亮的唱歌和跳舞的女演员！多么有趣而优美的男演员！从那时起有两个话剧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，它们正是基辅人演出的：根据诺贝尔奖得主艾萨克·巴什维斯·辛格的话剧演出的《泰贝利与魔鬼》和杰出的美国喜剧作家尼尔·赛门的《最后一个情圣》。剧院的剧目极其多样，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风格，重视斯拉夫现实主义传统与古典戏剧——契诃夫、王尔德、屠格涅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阿尔布佐夫。

莱斯雅·乌克兰英卡剧院的话剧倾向于小众艺术，精微处理，风格优雅。这些话剧均由近景构成。

与此同时，剧院本身又仿佛是活动规模宏大的巨型联合企业。剧院结构复杂。但无论在剧院里做什么，一切看起来都真实而有意义。我对画家达维德·博罗夫斯基的角落充满了喜悦和兴趣。一半的休息室都被他的世界所占据。博罗夫斯基视野中的契诃夫。身穿19世纪末服饰的人物模型。布景仿佛散发着丁香的味，仿佛遮住了久远的年代。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触摸。可以坐在古老的长椅上，置身于这些不朽的人物中间。

才华卓越的布景设计师达维德·博罗夫斯基,亦即莫斯科塔甘卡剧院的创始人之一,与俄罗斯戏剧的泰斗级人物尤·柳比莫夫、尤·多金合作过,与基辅的俄罗斯话剧院合作近50年。像在这个展会上表现出的对布景细致入微的关注,无论在首都剧院,还是在西方剧院,我都没有遇到过。

这个剧院总是挤满了观众,观众认真而兴奋地对待演出。当然,剧院的欧洲风度你绝不是道听途说来的。剧院经常出国巡演。以色列、德国、英国、波兰、土耳其,然后又是德国,又是英国。与此同时,这些国家的剧团也来基辅剧院交流演出。在看了剧团的巡演日程后,我不由自主地想到,剧院里交流演出的组织者真是非凡的天才。当剧院演出我的剧本时,他们同样组织了巡演。

基辅的俄罗斯话剧院,首先是一个组织复杂的经济体。有三个剧场,主剧场有750个座位。剧院里有一个封闭的生产流程,可以缝制服装和鞋子,制造必要的道具、舞台化妆用品、假发,制作布景,录制音乐,从各个时代的服装藏品中选取成衣。

当代剧院,作为世界楷模,仍然是一个提出问题、审视自我的场所。

我第一次想到浪漫、灵感、实用主义、奉献与轻率的彼此不可分割正是在剧院里。

没有这次旅行,就不可能有我的剧本。《我预先支付》演出很成功,有许多明星参与演出。每年在3月27日国际戏剧节这天,剧本中主人公的独白在很多剧院的舞台上响起。剧本在莫斯科排过两次,被彼得堡及俄罗斯的许多城市搬上舞台。

我认为,根据该剧本拍摄的影片不很成功。尽管这是实力派导演维·季托夫的最后影片。由著名的演员出演,还有后来成为世界级影星的年轻的克谢尼娅·拉波波特。《我预先支付》是她的电影处女作。

或许,在中国我的剧本会更幸运。我衷心希望如此。

(文字编辑 庞 昊)